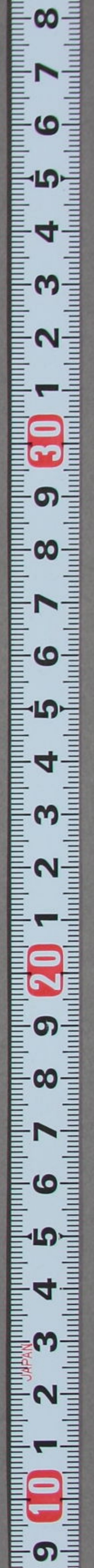


四書匯叅

孟子

九

仁 12
2673
24-19



1212
2673
24-19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

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警賁夔夔齊慄驚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怨慕怨已之不得

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一 敦復堂

大正十年六月廿五日
岡本正心氏贈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按怨已慕親集註本自冒下以立解輔氏申明註義則其意益顯矣本文尚只宜渾說○說統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存疑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條辨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番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怒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怒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親必不若是之怒然無愁也按四句正其不能於我何若是怒處故用我字提起所以推明孝子之心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紹聞編竭力耕田承舜往于田說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推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孺訓共為子職緊跟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為子職也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蒙引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夕思惟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愚按說怨處都是說慕此其所以為怨慕也

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

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按引楊氏語正曲為孝子之心寫照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半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書傳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

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史記舜居媯嬀內行

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

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

言一年所居成聚

謂村落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

歷舉為下節人悅之好色富貴起案至觀

其教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統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閒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徵庸已在位矣為其自畎畝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跌起末二

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集解窮人無歸實見得舜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好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字自折開不得○說統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此是下文伏案○玩為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支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說統此節

覆說上文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是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按本是說怨此乃說憂蓋說怨則猶有怨親可疑說憂則自無可疑了故特拈出憂字而怨字之義益明慕字之義亦到○精義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輯語終身

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坼而于膏蔽日艾美之勢已具及至于膏蔽日仍是萌芽甲坼者而已

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

其終身慕可知矣精義楊氏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

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

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

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

者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

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揚雄亦曰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

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怨

固以其不得乎親而然到底豫後則怨已融於慕之中

但見其為終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語類

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

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

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

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

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

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

當如何父母叫他去浚井待他入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

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與不過非獨以

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

亦嘆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

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與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

舜明於廢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

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敦復莫

萬章上

敦復莫

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說舜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眾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行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碍是他合下渾全無少欠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太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信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按此二條學者當時體驗不獨為本章書義發也○慶源輔氏曰心才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

以讎怨於父母也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

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存疑以對

父母見對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番憎怪是徒見對於父母也○精言以

對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對之也對在父母所以致其對者

是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輯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入方

眼光皆到處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

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石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孟子未備之意愚按程子以君治

之之說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故孟子當日更不必云爾

非真意有未備必待後人補也○吳氏程曰帝亦知告焉

十字作一句讀○說統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

患瞽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

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為舜地古人成人之

孝如此○程竹山曰瞽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

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瞽

也○輯語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拚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

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不必深泥當年問答

萬章上 敦復堂

語意所重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不在此也。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砥瑯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辯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又曰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或問象欲殺舜事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欲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

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浚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文集瞽瞍殺舜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語類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哉○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嫌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重在象憂亦喜程子曰象憂亦喜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文集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理人倫正謂此爾○稽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為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閱楊氏語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慘怛心便不寧手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

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去水而復入水光景為下面

一方字埋案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輯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蒙上不知作翻身仰射勢見得不是不知定是偽若不是偽非不知而何却不道自有誠字一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產字一段正所謂可欺以其方也難罔句只襯說。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即一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偽對舜之信象喜象一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偽正為上文兩亦字透出骨子。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

理之常則終可以回入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曰：放焉，另說二句連

讀便害理。詳中實字，誤字宜着眼。或問小註或曰：放焉，看末節只合虛含。○徐辨封與放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之情，是天理上事故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故與殺雖輕重有差，然可以放即可以殺。孟子所以必辨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虞書帝曰：疇咨

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咄！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為黨處。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其君也。象引書作：竄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

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格者，其民協從者來格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比族。治

水無功書傳殛則拘囚困苦之蓋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訓以誅非殺之也方命圯族堯典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敗族類言皆不仁之人也翼註誅不仁也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

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字猶云四誅也天下衣服其用刑之當罪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

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集解仁人固如是乎緊頂有庠之人奚罪焉語氣却直貫下二句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流毒有庠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藏怒謂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怒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

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

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說統因後曰為天子不復追念

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

已耳愚按可怨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照饒氏說

自爰○四書脈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封之有庠下

方就舜說○輯語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

未嘗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庠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

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愚按斟

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末句可謂

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

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為天子亦緊與立為天子相對

在萬章以舜立為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為身為天

子正宜封象見地天淵只從仁不仁辨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

不得虐有庠之民也

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已揭明此節解似放之疑放字全在不得有為上使

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為處蓋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直接故謂之放句已繳明問意然為解似放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庠之人奚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足不得有為之意下復脫開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

仍轉入親愛深處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

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羈而得以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

有庠之君

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

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

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谷訂雖然以下不但不是故并其所以封之者亦較尋常分茅裂土

之諸侯不同乃見聖人愛弟之仁不然只泛泛與一切功臣同姓分封猶不見聖人愛弟之仁到極至處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語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

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太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末節雖言有愛之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究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幹轉併歸一路

○威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威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箇

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遂換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之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一

似說來鑿鑿有據鄙倍極矣。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

乖亂天下將危也。精言自盛德之士至始哉岌岌乎皆託古語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乃蒙問也兩

語字分明相應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

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

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一篇或合

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退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為舜攝之證既以明其無臣堯之事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為天子矣。是就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為臣。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為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直害事。此其大義也。萬章上 敦復堂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夫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

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語類是前去

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二章曰

周餘黎民靡有遺昊天上帝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教人讀書之法

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或問小註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中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集解執率土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父正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辭○象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面去等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象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若但以其辭而默相迎處○得之之字以說詩之法言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存疑普天四句辭也我獨

賢勞志也泥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

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子遺之辭以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

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說詩之妄○鄒嶧

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無臣父之理其故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看集註提明此二句便見得孟

子此節自是就瞽瞍見在所處地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一事然尊與養相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愚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豈有使之北

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固非尊之至者不能

面而朝之理乎蒙引尊親養親意正與北面而朝相反詩大雅下武之篇言

王能纘太主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玉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孟子集註卷九萬章上七 敦復堂

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書之法以破成丘蒙之感此又言尊親養親

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

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

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條辨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下四句方貼舜說

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為

孝之至而可為後世法則也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而為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為大孝無推本舜由孝得尊養之意○輯

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安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且今橫塞

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燿火

熄自無可置喙處矣○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

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是則引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批武主來

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

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

字未嘗不重時說恐因思字說入妄想去抹却此字非也

○愚按此節只要認定是對針臣父說不但至字則字天

理所固然即思字亦人情所必至總見得尊親養親古今

原有此極至道理未嘗不在人胸臆間臣父之誣何止一落千丈

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往而見之敬

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即孟子所謂底豫也孟子引此而言瞽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底道理闡出古今來未入道底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天子非惟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按萬章置堯舜問舜妙於對面更端孟子答以天與仍從本面坐實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欲討一憑據故爾作此滑稽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蒙引問行與事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

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出乎身行也加乎

民事也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按章豈不知天不言孟子

却覆頓一句醒出以行與事示之才見得天與自確然有憑有據又妙將示字換他命字見示之以意更不待命之

以言而已矣三字正十分着力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下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入臣薦賢之道木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

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民將使君臨之意受字有天順民歸意○語類問堯薦舜

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暴之於民其中皆各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

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條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

歸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

聲

四書脈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惟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所能也○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語類問百神享之日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說統安字作服字看即若于政率于訓是也。○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神享民安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印月林曰天受之是天以天下與之民受之是人以天下與之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按天與之繳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煞得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則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與之意自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直貫到故曰天也佳蓋惟天使之固結於二十不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不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凜然不可犯。○條辨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包在天使舜攝相之。○久內說總應前天與之一句。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一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未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槩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繳到天

見上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

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狂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或問小註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子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

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不傳賢而傳子便無此一薦矣堯薦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曰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

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

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

六句申堯舜之所以傳賢啟賢四句申禹之所以傳子內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奏着處故言舜禹有天下必兼

言堯舜之子之不有天下言啟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有天下論章意辨人言德衰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主而以為

和久近相形則實主不混。啟賢賢字只與上不肖相對不必牽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支離

至啟之所以為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主相傳心法只是一敬敬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

即朱之所以為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為相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為均之為子有賢不肖之異

非父所能為故歸之於天末二句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又推開泛說以申所為皆天之意

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

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

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

君命便如命今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

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

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至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

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別為

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力對其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其所為非人力所

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為亦有辯。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之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為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並豈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精言。上句說箇為字。則必有為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舜禹之子。敢為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為主。總是明禹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關德衰義已盡矣。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輯語上文解說禹德之不

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故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兩條對舉。見得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千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為天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自當相啟。甲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以見與賢終於舜。雖仲尼而仍為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局。因禹益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而暢言之。

故不有天下。

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按章意益

為主下節伊周皆客也仲尼則又客中客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守先業即

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為亦不有天下則以遇繼世之君賢耳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天

下者不獨一益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再其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再益之事而不及為相此其所以併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與其官天下而亂毋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為德衰矣按好為翻案者每不免扶醉漢之詞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二年以聽伊尹之訓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

聲艾音父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便是有舜禹之德

孟子集注本義卷之九 萬章上 敦復堂

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按語類或問中頗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言曰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

証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石山金氏曰

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

祇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大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

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此本尚書不同據採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為正故特存之

然閱前輩文守溪主程新鄭主趙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並傳誦至今則其義或均可通也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脩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

之功來實天啟其明德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士雅曰於伊尹述其

虛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於周公言其意此

之於夏又借主形容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

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廢成主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南軒

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

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

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

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

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摠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

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未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去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

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

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紹聞編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亦以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為非○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集解堯舜之道要講得實微而精一執中顯而六府三事都是道之載在詩書者一講究體行心契神交不能暫釋異曰堯舜君民絕大業皆自此句生根下辭受取予之不苟亦只是從樂道時想見駟四匹也介其窮居行誼便如此非以此為樂道註脚也

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

苟也或問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駒

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一介千駒則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

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紹聞編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與入一介與取入一介其為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其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之重乃太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述朱否不然語似重疊意自不同否謂人言非理不然謂伊尹所為不然時解有以否為語辭者非也前後諸章皆倣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尸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無欲是無慕於人照我何以湯之聘幣為自得是有得於已照我豈若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咏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曾何足以動其心哉○說統囂囂三句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誦讀樂道時早已炯然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卜其可以為然在我實有不為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誦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理自然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箇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語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

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愚按看似二截實自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為已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為已任仍是若將終身中全副本領舉而措之耳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後起者踐坤順也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條辨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既而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非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已身幡然乃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畎畝之說矣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緊承上文申明已所知謂識其事之所

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精義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語類先知者因

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木

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

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皆之皆睡他人未覺來

以我先覺故播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輯語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三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著一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太言正是割烹伎倆矣愚按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輕重間須正襟危坐將本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真切語說統斯道即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輔君以覺之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按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

後之伐夏體貼出來愚按緊承覺民此為近脉但前後亦

須照管得到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向堯舜之

道生來愚按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舉而措之斯民者

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興治舉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

斯民者覺則登衽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為己責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

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

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天下之

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

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

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闢割烹本義說統

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

其心而實其事摠為下文况辱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緊承上如此二字脉

釋內溝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己者不

能就湯是就湯之聘自伊尹耕於有莘至此皆是案下

吾未聞枉己二句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

乃針對人言斷之

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會割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正天下決不會割烹要湯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
蒙引有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出仕而方出

仕者言去不去以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既仕於人國者言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說統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

潔身者何獨於伊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辨伊尹之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語分輕重○集解潔與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污辱於不義也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要所在而已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煞見伊原是聖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不同稍一游移便成鴟突非所以痛闢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集解以上辨割烹意收拾

已盡此不遇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既曰堯舜之道便不可以爲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即要湯亦是以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爲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毫也。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載彰彰可考豈辱已者所能為故辨割烹之誣而終之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王癯疽於齊主待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癯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癯疽瘍醫也待人奄人也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于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太聖猶有此議故

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干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癯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雙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集解於衛主顏雝由一句提起便見

聖人不苟於主與下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正與癯

疽相形兼及其妻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第欲藉是以觀聖

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為彌子之言所動者。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

皆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梓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為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誰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孔子一除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語類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

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決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蒙引若

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曰氏曰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按此可見義命相闕處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入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或問申之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按處患難如是則於進退可知○或問程子所論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曰人非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盡人事者是乃所以樂天命而謹守之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按孟子於孔子曰有命之下特本其平生進禮退義而以得失付諸有命則是其盡禮盡義處即其安命處而非委心以任運之謂也味集註在我者云云可見禮義自為主腦但兩

以字須道得從容中節若過於着痕便不似聖人分上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陳侯名周懷

公子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官貞子其謚也當是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為

宋司城卒於宋而謚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也專稱其謚則其為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然猶

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統說

孔子當阯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况齊衛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阯方合上下文語脉與章意相關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阯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彌子也是

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子也是死生之際守得定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至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待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王與其所王者而其人可知集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至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文為孔子引証須便注觀遠臣一邊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為入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范氏曰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紹聞編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必不自賣以玉其為人飯牛始如傳說版築膠鬲魚鹽之類爾○說於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汚鱗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折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按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為秦勝者誤也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為下節伏案故不諫而去之秦

說統奚入秦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由為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為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也叙列假道一段摠見虞公贖貨復諫奚之不諫為智○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食之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萬章上 甲 敦復堂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

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愚按此論

長是但孟子此番稱引意只在叙奚之出處為下文論

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必較論兩人優劣

平以于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成其君謂成就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集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分兩截看太旨只是註中

百里奚之智如此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推彼決無識見高明功業卓犖而人品

界汗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前四段從不可為智反跌入智其說智處雖不更粘食牛却仍是申解非不知

食牛于主之為汗意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

反斷也第十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此句為綱隨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

之為汗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為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奚固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默知廢知與何一可謂不

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為主下二層即從此遞推而出總要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汗也既言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汗但或人品非賢苟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為自汗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

註其賢又如此着一又字自是追進一步說奚相秦事實於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錄之經此其顯君傳

後之大者故通節尤以此段為要然孟子却只援此坐實百里奚之賢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以第一

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

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按晉君料

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不必諫之說于忠肅曰使管仲無在桓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

奇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

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之

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或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不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勝秦穆者，非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輯語割烹三章，時人撰此說，專為自己卑汗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孟子歷數痛闕之，所以正人心扶世教，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九終

